

# 楓城書訊

2023.4 出刊

發行單位／中山女高圖書館 撰寫編排／中山女青

「每個人心裡應該都有一首歌，有時候聽了會哭，有時候聽了會笑。」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當孤身一人踏上通勤的路途，許多人總會戴上耳機，讓自己沉浸在聽覺的享受中。有人說聽音樂只是一種刺激感官的習慣，但也有人認為那是在聆聽一段故事，而每個人的音樂裡往往書寫著不同的故事。繾綣膠卷，重播默片，定格一瞬，也許是音樂牽起你我間。

「音樂」在妳的人生中扮演著怎麼樣的角色呢？是讀書時促使專心的工具、還是夜晚睡前的溫柔陪伴？又是怎麼樣的音樂故事能讓妳產生共鳴？

## 影視・歌曲

### 《心之谷》

文／一智 林采嫻

「或許比起酸澀的情竇初開，我偏愛那雲淡風清、徐日光景，蔓延在我不曾追憶的往事，像條蜿蜒至鄉村的小徑……」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流瀉於耳中的純粹，隨著熙來人往的街衢、春光明媚的巷弄，看似毫無推進的劇情，卻是我心中難以取代的亮點，這是在其他作品難以窺見的。風華正盛的 2000 年代，濃厚的復古韻味席捲的五感

，油然的懷舊情懷，多的是對純粹的美好嚮往，卻也在宮崎駿極強的音樂性下，探得現世代不變的懵懂。還記得劇中，男女主角一同合奏 country road 的場景

，前者的提琴融合後者改詞後的清朗嗓音，沒有絕美動人的引吭高歌，只是再樸實不過，帶點羞澀的真誠，好似未經雕琢的原石，就如含苞待放「青」，即使年過數十載，依需要那「春」日的朝陽，亙古不衰。或許在那不曾敞懷的心之谷，不願訴與的青春癡狂，

許只是初探塵世羞報的情絲。每個人都有專屬自己的 2000 年，在那被預告滅亡的末日，還存留那青澀、拘謹，對愛、對未來，即使在迷途中卻傾心所向的純真。

對於心之谷在愛情上的詮釋，在細品玩味後，才發現平實中別出心裁的巧思。初遇的邂逅，定是荒唐而會心一笑的鬧劇，但因為音樂的夢想而自帶光環，是他倆的通處，真性情的灑脫，則帶領他們一步步相互吸引。而「貓」在此劇中的意象，則有著最為人所稱道的亮點。慵懶而生出鬼沒的「阿月」，有意無意間挑起少女未泯的童心與純真，在快活的氛圍，轉瞬連至與少男的巧遇

，更激起兩者對未來規劃的迷茫與嚮往，是幸福更是徬徨愁緒的象徵。而典雅誘人的「貓公爵」，則堆疊出作品意涵的深度，如果說阿月是少年少女「相遇」的契機，貓公爵便為兩者「相愛」的關鍵處，許是它精良中的瑕疵，許是它淒美絕倫的愛情故事，使男女主以愛為動力，癡心地懼怕跟不上對方，驀然回首，才發現為對方守候的自己，竟是他／她奮力追尋的光。

「我早就決定要這樣載著你翻山越嶺」「我也早就想好了要在背後支持著你」

### 《說好不哭》

文／二和 張智涵

「沒有了聯絡，後來的生活，我都是聽別人說。說妳怎麼了，說妳怎麼過，放不下的人是我。」

這是一首由男生視角描述的歌。在分手後，他時時刻刻掛念的依然是女生站在街角，頂著汗水，辛苦發傳單的情影。兩個努力在社會底層打拼求生存的人，因為無意間在奶茶店邂逅了對方，一張識別證牽起了兩人的愛情線。隨意地走在街道上，男生的視線在玻璃窗內停留了一陣子，架上擺放著的是一台昂貴的相機

。女生默默地觀察，她知道對方內心最大的夢想就是出國學習攝影，但此時此刻，經濟狀況迫使他不敢奢望有實現的一天。愛情的推使，女生下定決心讓男生能夠追求理想。儘管這樣的決定花光了她所有積蓄，更葬送愛情。但只要男生好，她心甘情願。

「離開我以後，要我好好過，怕打擾想自由的我。」



我認為女生如此的犧牲奉獻和她的背景有關。貧窮約束了她對夢想的嚮往，也許在她心裡從來沒有存在過。每天煩惱的是如何掙到下一餐的錢。交往後，她把男生的夢想看作一顆明亮星，點綴了一成不變且灰暗的生活。也許除了愛情了力量，她也把實現男生的夢想視為自己唯一的夢想。

沒有所謂的對和錯，只要是下定決心做的事，就值得被重視。不少人覺得女生所做對男生好的事情太過主觀，男生不一定領悟的到。也許一去就真的不回頭了。不過正因為她深愛著他，心情的跌宕起伏都被牽連再一起。她不願讓男生遺憾，就如同不希望自己遺憾。看著乘坐車上的男生從視線中消失，心裡難免一陣酸楚，但儘管身處在不同地方，只要想到男生正追求著理想，就像得到了馬斯洛《需求理論》裡自我實現般的滿足。



## 純文學創作

### 《音樂盛宴》

戴上耳機的剎那，我彷彿得到了救贖。古典鋼琴、輕巧吉他、熱血的快歌、哀怨的抒情歌等各式曲風供我選擇，今天就聽抒情歌吧！聲音竄入耳中，蔓延至全身上下且迴盪在腦海裡。嘴唇輕輕的顫動，全身血液隨著樂聲流動，或慢或快，或急或緩。

我鍾愛抒情歌，就像是山中的一條涓涓細流，既清且淺，可是卻又深不可測

；也像夜晚的一縷夜光，單純且爛漫，微微透著光亮卻讓人難以捉摸。每個音符的存在都有它的意義，每個字句都是作者歷經淬煉下的結晶。就像是述說一段故事，用最平凡不過的詞語，拼出令人動容的場景。

「學會成熟不代表學會放開手，就像捨得從來不捨得。好不容易，我不想你了，不留戀你給的殘忍。可是怎麼釋懷那崩壞的天真？那些年錯過的大雨，那些年錯過的愛情，我好想告訴你，告訴你我沒有忘記。我獨自盤旋在看得見你的軌道，仰望著你一圈再一圈的圍繞，我好想你，好想你……」

每個人在人生旅途中總是會遇到相似的橋段：離別、分開、思念等，而處在這些過程中的我們，藉由歌手的歌曲，總是能從中得到一些慰藉。不只是尋求感官上的刺激，

文／一仁 李欣妮



聽音樂也是人們常見的紓壓方式。世上的歌曲無數、每首歌背後的故事也都不相同，但他們都有其存在的價值。

很快地，一首歌到了尾聲，我默默取下耳機，調整呼吸，踏進車廂。看著即將關上的車門，另一種聲音饗宴又將為我展開另一趟旅程。

文／一智 林思伶

音樂美妙之處，就是可以將封塵的記憶再次拼湊起來，想起那時聽歌的感覺，時間就好像倒回到某一刻。不論從前是歡愉的或者難過的回憶，隨著音樂歷歷在目，也許感受仍然未改變，也許擁有了更多的感觸。

我飛得理直氣壯  
我唱得比誰都爽  
征服逆風的阻擋用我青春的翅膀  
我飛得理直氣壯  
我比誰都要倔強  
顛覆世界眼光  
義無反顧地闖  
彩色天空是我唯一的方向



插圖／一業 邢乃亞

一首屬於夏日六月的《風箏》觸動所有畢業生。淚水劃過臉頰，流下我們曾經擁有的青春，我們為彼此別上紅花，一起告別共同的過去。如今再次聽見，腦海中浮現懵懂稚嫩的自己，依舊感受到當初的心情。不過，或許更多的不是不捨而是與同伴一起成長的歡樂。

每個人都有那樣一首歌曲，不是最愛也不是最常聽的，但當播放起它的旋律，就像一顆小石子掉入池水之中，泛起我們心中陣陣波瀾，將我們沉睡的往事浮出水面。

### 《五線譜》

從一開始就決定好了  
高亢還是低螫  
明朗或者陰沉  
分隔好的絲線

文／一誠 周韋伶

將我們劃成了不同時空，不曾相交  
不再會有緣分

你在黑線上  
那岌岌可危的鋼索  
要用闌黑填滿你的心房以求不被刺傷  
抑是保留和我一樣的白淨卻被貫穿  
是矛盾的潘洛斯三角  
選擇權於你

無止盡的哀戚  
也許你下一刻就能望見  
在谷底裡塵埃裡的我  
看向你的眸子不曾飄移過  
在白空格裡  
在過於空曠的漠

一雙手在黑鍵白鍵上飛舞  
平行世界另一頭還有無盡的我們在舞動  
這個唯有黑與白的世界  
灰色太過於曖昧不明  
過於禁忌

這個世界的流轉充滿著聲音  
興許我們  
曾同樣熱烈而高聲歌頌  
同樣悲慟而呢喃低語  
我們有著相同思緒  
我卻碰觸不到你  
休止符是不是你對我的遲疑

當你不再相信我每一次的傳遞  
變得晦澀而刺耳  
我們還有沒有改變的空間？  
也許到最後是我該走  
也許是你得離去  
又或者  
我們兩個只能消失

其實，也不算太壞  
也許我們該墜入灰燼

在下一次傾訴，抑是吶喊前  
我們只擁有剎那能汲取自由的氧  
也許來不及，也許是沉默  
也許是錯過，也許是冷漠

在最後的符號出現時  
我們又再一次的回到以往  
敘述的故事不一樣  
又一次的歌頌又一次的悲慟  
還抱著希望  
向著前方走去  
才發現殊途同歸

所以我才說  
從一開始就決定好了

被世界判處終身孤寂

一如往常的生活。  
一回到家脫去外套，退去臉上虛假的笑意和累人的包袱。

滴答滴答。

在黑暗的房間中唯一的聲響 唯一的生氣竟是來自於那規律八股的時鐘。

真諷刺。

拖上沈重的身體，點亮了點燈，柔和的暖色燈泡，顯得我臉上的冰冷很格格不入。  
在明亮的空間裡，我看清了時鐘上的轉軸。

10點28分。  
真是一點也不意外。



氣

插圖／一業 林思甯

文／二敬 林雨蓉

簡單的沖個熱水澡，看了幾個小時的書，感受到身體因我的晚睡而和我抗議。不得不拋下沒有讀完的物理，乖乖地吃完鎮定藥 躺上床，即使身體真的很累，眼皮比早上水腫時還重，但我還是無法走進夢之國度。

老樣子，失眠，我朋友。  
在失眠和鎮定藥大戰時，這是失眠贏的第 879 次。  
被無數黑暗包裹，即便躲藏在棉被裡，還是護不住我那被寂寞侵蝕的心。

從前我不懂，為何有人喜歡一個人待著，長大後我才明白，一個人可以叫孤獨可以叫寂寞。

孤獨是自我選擇不讓人打擾，但寂寞是世界選擇不要你。

在這寂寞的夜晚要是沒有你，我注定無法安頓我自己。輕快的旋律，無擾的合音，猶如天使般擁抱我，在這冷清的夜裡我不再無法入眠。  
不管旋律有多麼悲傷，不管歌詞有沒有在場，至少我能感受到我不是一個人。

大多數人都不喜歡洗腦音樂，但我正好相反，洗腦洗腦，令人難以忘懷的旋律灌滿我的腦腔、纏繞我的鼻息，無限循環的節奏正如我平凡黯淡的人生。  
我找到了知己，至少我不是一個人。

在這夜晚中，我得到了片刻的解脫，沒有壓力腐蝕心靈，沒有心機在身旁算計。在你的陪伴下，我活出了我自己，也修復了我脆弱剝落的靈魂。

在哈利波特中，鄧不利多曾說過“Happiness can be found even in the darkest of times, if one only remembers to turn on the light.”

真是感謝，有你。  
是你在無際黑暗中，點亮我。

## 時事講解

文／一忠 吳欣昀、一業 劉昱希

如果要以一個音樂性質的活動作為這個舒適季節的標誌，那大概就是每年四月的春浪音樂節吧。

春浪音樂節，是一台灣指標性原創音樂節品牌。除了音樂與歌曲之外，它也結合了多元音樂、手工市集、裝置藝術等等不同面向的藝文項目。

每年春浪音樂節都會邀請不同的樂團為場地炒熱氣氛，今年更包括伍佰、告五人等堅強卡司陣容，讓遊客們能同時享受自然景觀與人文氣息，在草地與舞台狂歡作樂，在微醺與歌曲間擺盪。

春浪音樂節是迎接春天的重要儀式。不知從何時開始，台灣年輕人已經把到墾丁參加音樂祭，當成迎接春天的重要儀式。

十八年前四月的某個週末。兩個在台灣的美國人，想和友人們分享自己的創作歌曲，於是在墾丁的山景海邊，辦了一場任何團體都能上台的音樂同樂會。聚會時間選在春假期間，於是取名為「Spring Scream」（春天吶喊）。

就這樣，創作樂團愈聚愈多，十八年後，已有超過 500 組樂團報名，最後選出 200 組，同時在 6 個舞台上演出，如今當紅的樂團和歌手，都曾在這個舞台上踏出他們的第一步，春吶幾乎成為台灣最成功的搖滾音樂節。



## 連載小說

### 《星矇迷蹤》

文／一仁 謝亞澄

「……祭司大人，您這明顯不妥吧？」

李凌沒有理他，因為她正在和店家了解現在的經濟概況。這是一家藏在巷子裡的點心店，店主是一位喪子的老婆婆—看到那些生活困苦的百姓，才能真正了解到這個國家缺少的，李凌如是說。

「說了不要叫我祭司大人，我是有名字的。而且你不也沒有趁我在考察的時候跑遠嗎？」李凌跟老婆婆買了一些糕點，告別了她，往陽的方向走去。

「那還不是因為我去哪總能被你找到。」

之前躲在暗巷裡，沒幾個小時就因為肚子餓而不得不出聲乞食，無數次都被李凌發現。

「所以後來就認命了唄。」陽攤了攤手。

李凌把剛剛買的東西扔給陽：「吃吧，就當是你帶著我走街串巷的報酬了。」

陽接了，在紙袋裡翻了好久，拿出了最小的一塊後就把紙袋還給了李凌。

咬著糕點的陽轉身往車水馬龍的大路走去，本就不大的點心硬生生被他吃了十來分鐘。李凌第一次給他食物的時候，陽也是這樣毫不猶豫的在拿了最小的後，把剩下的全丟了回來。

在李凌滿臉的疑惑中，陽理直氣壯的開口：「無功不……不什麼的，反正不可以白吃就是了。」



「無功不受祿，但是你之前乞討來的不也是白吃的？」李凌接了他扔回來的東西，也沒有再糾結，自顧自的吃了起來。

「不一樣的」陽停在屋簷的影子下，離陽光只剩下一步，「之前是賣了自尊換來的，自然不算吃白食。而我只拿了你遞過來的一小部分，剩下的仍能吃的很飽。」你拿的才比較像是剩下來的，李凌嘟囔。

「噹啣噹啣……。」

李凌坐在茶館，眾漢粗獷的聲音中，陽那清脆的乞食聲異常地突兀。

「請給點施捨！」陽在人來人往的馬路上喊，他只敢站在房屋中間的窄巷，免得被人群擠到，然後再被唾棄。

似是不會口渴一樣，陽喊了足足四個小時，從日上三竿喊到了斜陽落下。李凌從椅子上站起，結了帳後出門找到了陽。

李凌又腰看向他，低頭對著坐在地上的陽喊：「起來了，我們還有事要做的。」陽停下了敲碗的動作，拿起裝著一個銅錢的碗——今天只有那麼多。

斜暉撒在每個人的身上，替人們鍍上了一層神秘的金。陽眯了眯被太陽直射的眼睛，才看清了李凌。她穿著純白的衣裳，樣式繁複到無法一眼就看出結構，纖塵不染的。而自己則穿著破破爛爛的黑色衣服，褲子的尺寸也非常不合，褲管都落地了。視線裡卻突然出現了李凌的影子，她拉住了自己的手。陽猛地抬頭，李凌的腦袋正好擋住了夕陽，讓他的眼睛不至於被陽光刺傷。

「走吧。」李凌拉著他。

明明沒辦法直視太陽，卻又為什麼像是被灼傷了呢？

陽不理解。

陽帶著李凌來到了比賤民們的住處更遠的地方，那是一片草地，在夕陽下閃著光輝的小草親吻著他們的腳。

「這就是你要的，最好的觀星地點。」

陽直接躺在碧綠色所織成的地毯上，仰頭等著夕陽完全落下。李凌從她的包袱裡拿出一塊塑膠布，鋪在地上後也跟著坐了下來。

「好期待啊。」

陽看向李凌，她的眼眸中盛滿了他未曾見過的世外夢幻。

夕陽西下，李凌卻沒有見到任何星星探頭。

「再等一會吧，真的很漂亮的。」

陽壓住了李凌準備把墊子收起來的手，皺著眉的少女不耐煩的瞪了他一眼。「如果這裡看不到的話，何必浪費時間繼續等？還有很多漂亮的地方啊！你告訴我的，除了這裡還有別的啊！」

李凌大喊，陽卻只是一言不發的，只是壓著她的手更用力了些。

「你看，出來了。」陽指向天空。

李凌皺著的眉緩緩舒展，眼睛瞪得大大的。

陽鬆了壓著李凌的手，兩手交叉放在頭後，枕上去。

「你看，什麼事都不是浪費時間的，就算是剛剛那沒有星星的天空也有很漂亮的地方可以欣賞，像是那邊。」陽指向東北方，「就是深紫色的，而那邊。」手指下移，指向了東南方，「就是深藍色的了。」

李凌沿著他的指尖看向空中，在那天神點綴上的裝飾品之外，那畫布也是美的令人暈眩。

「有很多漂亮的呀，不要因為沒有看到自己想要的就忽略了旁邊的風景，就算是一路上的泥土也有值得欣賞的地方，你的塑膠布下的小草們也很漂亮、舒服呦。」陽替李凌把塑膠布摺好放在一旁，沒了塑膠布的阻礙，李凌吸吐間都被青草的稚嫩給填滿。

「……真美啊。」

「現在呢？換你了吧？我帶你體驗我的生活，你帶我體驗你的。」

陽問隔壁的李凌，但許久都沒得到答案。

帶著疑惑的陽轉頭去看她，卻先看見水滴落在了草地上。

「……第一次，我第一次不用有目的去做什麼事，就算沒達成也不用被責罰或者被多看一眼。」

李凌的聲音在顫抖，陽不知所措地站起身。

「以前啊……沒有達成目的的話，我還會心有愧疚，覺得辜負了大家的期待」李凌頓了一下，握緊了拳，好像這樣就能給她力量，「後來發現他們的期待根本永無止盡，怎麼也達成不了『完美』。達成他們的要求後得到的永遠是『再加油啊！還可以努力努力吧！』」

李凌把塑膠布收進她的行李內，跟著陽站起來。

她笑了，被淚水浸濕的臉龐擠成扭曲的樣子。

「好了！看也看完了，換我帶你去別的地方看看吧？這不就是我們的約定嗎？」

陽把手放在比他略矮一些的少女的頭上。

「祭司大人就哭出來吧，你剛剛擠出來的笑很難看。」

李凌聞言，眼淚像斷了線似的風箏，失去了風的懷抱之後直線落下。

「…….說了很多次，不要叫我祭司大人。」

下集待續……

## 文／一仁 蘇愛惟

年幼的小芬就這樣靜靜上下觀察這位新訪客，由視線透露出對一切的好奇，女人仍是不以為然，但愈是不以為然，小芬便愈發好奇不斷地在報紙後探頭探腦，並問：「阿姨你在看什麼，幹嘛都不講話啊？」。許是因為沒耐性和冷漠的個性，女人只是暗自皺眉，連看都不看女孩一眼，繼續看著報紙上的當期大家樂開獎版面。

「我回來了！」一道清脆高亢的嗓音打破了尷尬的氣氛，原來是小芬的大姊回來了。

「欸！小芬！這個奇怪的阿姨是誰啊？」大姐問。

「不知道欸。阿姨你到底是誰啊？從剛剛開始就一句話也不說。」小芬水汪汪的大眼睛盯著這陌生的女人。這次炙熱的眼神和連番逼問讓女人不得不應聲。

放下手中的報紙，疏淡且細長的雙眉微微皺起，大聲且不耐煩地回答「你們能不能安靜一點，沒看到我正在看報紙嗎？怎麼那麼沒教養啊？」突如其來的喝斥讓兩姐妹呆住了。面面相覷的兩人自此都對這位莫名的訪客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小芬和姐姐一同奔向廚房，為的就是想從媽媽那邊得知女人的身分。

「媽！那個阿姨是誰？她好奇怪！」小芬說

「她剛剛還罵我們欸！到底是誰比較沒教養！」姐姐說。

「好了～好了～你們都不要吵了！」媽媽說「趕快來幫我準備晚餐。」

晚餐時間，小芬和姐姐在餐桌上有說有笑，就像平常姐妹一樣，互相鬥嘴，也互相關愛。菜色雖然並非山珍海味，但已經比這家人平常吃的高出好幾個等級了。父母親如往常一般，本能似地夾菜給孩子們，只是今天與以往不同，爸媽沒有再把最大顆的滷蛋或是最肥嫩的豬腳夾給寶貝兒子們，而是持續地往小芬的碗塞菜。

「媽！我好飽喔，不要再夾菜給我了！」小芬說。

「說什麼呢！今天吃這麼好的，要好好珍，平常沒辦法吃到這些，要多吃一點啊。現在不吃，未來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吃到啊……未來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媽媽欲言又止，眼眶泛紅，但坐在旁邊的孩子們卻都以為媽媽只是感嘆這得來不易且豐盛的一餐，卻不知道媽媽是害怕在不久的將來要離開自己的小芬。除了心思細膩的姐姐，其他孩子都還在埋首於飯菜之中「媽，你怎麼了？眼睛好紅喔！」心思細膩的姐姐觀察到了媽媽的異狀。「不，沒什麼，我只是眼睛不舒服，你趕快吃～」媽媽溫柔地說。

晚餐過後，家中除了爸媽，似乎沒有其他人知道這位「陳小姐」究竟是誰。當小芬和姐姐洗完澡後，媽媽把小芬單獨叫了過去，獨留下充滿疑惑的姐姐。小芬走進爸媽房間，姐姐則將耳朵緊緊貼在房門上，雖然能聽見一些零散的聲音但卻聽不出個所以然。頓時，房內傳出啜泣聲，緊接著的是一位五歲小女孩撕心裂肺的大哭聲。

「我不要！我不要！爸爸媽媽你們不要我了嗎？」小芬說「嗚嗚…….」

「媽媽也無能為力啊。小芬啊媽媽對不起你，但是媽媽也無能為力啊，你也別怨我啊！」媽媽大聲且激動地說，說著說著淚水在媽媽的泛紅眼眶打轉，接著緩緩滑落。在門外偷聽的姐姐雙眼瞬間瞪大，震驚到無法自己，似乎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又不是很明白。畢竟，才國小六年級的小女孩能懂些什麼呢？

下集待續……